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十六回 移花接木小姐無蹤 怪狀奇形王妃變像

山外長溪溪外山，捲簾空曠水雲間。高齋有問如何答？清夜安眠自晝閒。

話表張珏在暗中看得真切，暗中誇獎：「好一位烈性女子，欲拚一死，保全貞節，可敬，可敬！」張珏隱在粉牆前，展開乾坤袋等候。只見錢瓊珠向粉牆一頭撞去，立刻將錢瓊珠裝入乾坤袋內。張珏又想：「我且戲耍這惡豪一回。」見旁立著一名粗蠢婢女，遂將他捏入羅幃，將帳幔放下，將燈光息滅。此時，劉彪已是神魂恍惚，暗想：「我見美女向牆撞去，怎麼忽然不見？」心中疑惑，忽聽帳鉤聲響，燈光已滅，心中一想：「是了，這是美人故作羞態，滅燭入羅幃去了。」於是自己便入幔帳，欲上床去，張珏一想：「不好，這婢女若是處女，我豈不是救了一個又教他污了一個，這是何必呢？莫若將他的妻捏來，任他污辱。再用法術令他妻變相嚇他一嚇，有何不可。」主意想定，遂用定身迷糊法定住劉彪，把那蠢婢復捏出來，送在樓下。直奔到劉彪妻室內，把他妻捏上西樓，送入羅幃之內，念了三遍咒語，向劉彪妻面上噴了一口法氣，這才解了劉彪的定身迷糊法。那劉彪身體亦活動了，便各處捉摸。張珏又裝女子的聲音，在幔帳內口尊：「千歲爺，奴家在床上了，你為何在那裡。捉摸什麼？快來上床，不要辜負了良宵。」劉彪聞言，真是喜從天降，走近帳門來，口內說：「我的心肝美人，我知你等煩了。你且稍待，我且脫衣就來，同你共度良宵。這屋太黑，我且點上燈燭。好在房內除去你我沒有第三個人，還害什麼羞呢？」又聞幔帳內說：「奴先前見樓上許多丫環僕婦怪難為情的，因此將燈息滅。這時候，既沒有人，你就點上燈燭，你好看見奴家，也不負你一片愛慕之心。」劉彪大喜，忙忙去尋火點燈。此時張珏便將錢小姐背負肩後，出了劉宅，直撲錢家而來。

且言李廣等從張珏去後，大家直等候到三更天，不見張珏回來，心中皆已疑惑。內宅錢夫人屢次著丫環僕婦出來詢問。大眾正然盼望，忽見廳中現出一人，再一細看，卻是張珏。眾人齊聲問道：「錢小姐之事怎樣？」張珏笑道：「眾位仁兄何太心急。救可救回，實在費殺心力，比那紅線盜盒更難十倍。」遂將乾坤袋放下，只見一道金光射定大眾之眼，再一看，那旁椅上斜坐著一女郎，雲鬢蓬鬆，形容癯頹，原是錢小姐。立刻飭令錢府家丁後宅通報。錢夫人聞報，歡喜異常，兩步並一步走到廳前。只見女兒斜坐在一旁椅上，形容癯頹，弱不禁風，不覺聲淚俱下，進前呼喚：「我的兒呀！苦死你了。」遂抱住小姐說：「為娘在此，快快蘇省。」此時錢小姐恍恍惚惚，耳畔聞母呼喚之聲，方醒轉過來。哇的一聲，母女抱頭相哭。哭夠多時，止住悲聲，問：「女兒是夢中會母，為何又在自己家中呢？」錢夫人說：「非是夢中。正是在自己家中。自你被搶之後，就遇著五位恩公欲打不平，前去救你。」話未言畢，李廣一旁口呼：「錢老夫人，小姐今已回來，可將小姐扶進後宅歇息。我等在此打攪多時了，就此告辭回寓。」此時錢小姐心中方明白，凝眸一顧，見廳上果坐著眾位英雄，不曉那一位是救自己的恩人。忽聞錢夫人令小姐去謝張珏，瓊珠方知救自己者是張恩人。未曾近前拜謝，先行偷眼觀看，見張珏生得俊美，一派英雄之氣，可羨可敬，遂即立起身軀遠遠的拜了下去。張珏一旁還禮。錢夫人命女兒拜謝眾位，李廣等再三攔阻，錢夫人只得自己拜了下去。慌得李廣等回禮不迭。

錢夫人拜謝已畢，當命侍女將小姐扶進後堂，大眾告辭回寓，錢府家人執燈相送。李廣忽又停步，命錢府家丁請錢夫人出來有話說。家丁進去，錢夫人即刻出來，問：「眾位恩公，有何吩咐？」李廣說：「某細想，令千金雖已救回，此間萬不能住了，將來那惡霸未必訪不出來。倘若他訪實，定又有一番禍患。某意寒舍雖不寬大，以夫人母女尚可安身。而況寒舍除家母一人，並無閒雜人等。不若請夫人同著小姐搬往杭州寒捨去住，暫避惡霸的兇暴，隨後再作商議。某是直言好意。否則某等行蹤無定，不能久在此保護。尚望夫人三思。」錢夫人聞言，心中感激，卻又猶疑謙讓了一回。李廣知他的用意，遂口尊：「夫人不可猶疑，某等明日渡江往揚州有些事務，當留下一名老僕，某再寫書一封，稟知家母，就令老僕送夫人、小姐到杭州。沿途只有老僕照應，夫人盡可放心。」錢夫人聞言，又是千謝萬謝。

李廣等告別回寓，來到寓所，就將以上各節，向老僕李忠說明。李忠回答：「謹遵少爺之命。少爺在外將事辦畢，即可早早回家，免得老夫人在家盼望。」李廣點頭稱是。李忠退出，大家安歇。過了兩日，李廣眾人候錢氏母女動了身，這才渡江赴揚州。錢夫人母女非止一日到了杭州，自有李夫人款待，不必細表。